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百二十
六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十八陽

王

王湛

晉書列傳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德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痴

其父視獨異焉遺父喪居子墓次服闋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廣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經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飲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請湛見林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視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判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唯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爾遂留連備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數曰家有名士三十平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焉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策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迹見督郵馬當勝但弱殊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果曠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痴每見濟輒謂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得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則曰欲廢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泰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傳正衍音義頗有文蹟後當及明易云仲清忠錄古本疑三

所人曠沙州天

王承

晉書列傳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務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大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

推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為水軍初為驃騎奉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許益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為記室奉軍推相知重初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則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風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奉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父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高細察小人有盜池中魚者網紀雖之承曰文王之圖與

乘舟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水曰撥棹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身去官未渡江是特道路梗滯人懷危懼米每過輒餘處之夷然雖家人進皆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慈我始欲慈矣及至建邺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米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和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術珩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平四十六年朝野痛惜之自魏至宋世有高石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使古古反

王述

晉書列傳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生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

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往來未償述但瞑目不答導曰王孫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先帝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居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守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度水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水陸

水樂齋卷第八百五

二

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算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與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藉力養親而無故運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派流數千供糧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行樂上派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陸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故方微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賊賊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忘胡之穢卒為劉項之資周惡廢孤之誣而成彙歟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察其遺事妖異速禍故者豈不少矣謀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今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進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或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真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連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掃榻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操經年不拜後加征虜將

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缺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劉文如故尋遣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于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而以此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等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使敵人耳。附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石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荅曰。尺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事於昔。始為當時所笑。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頓甚。飯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羸。嘗恣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平追懸車上。頭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石。州里瞻

永樂大典卷六千一百二十六

三

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或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情音慷慨。深所鄙薄。雖是賤書。乃實訓誡。臣奉端右。而以疾患。禮教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平棄疾。痼水無復。瞻華。懼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乾。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亦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揚正。銜音釋稿。十六辰。子述。及。留。述。及。虞。皆。上。濟南王。若虛。文集。臣事實。辨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今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成之。荅曰。尺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事於昔。始為當時所笑。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為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為美談。亦已陋矣。葉石林老人避暑錄。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再魏文帝。賤曰。云云。述時年方六十三。解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為美談也。

王坦之

晉書列傳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
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
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
郎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
拜侍中裴父爵特卒士韓侯逃亡歸首云夫牛故叛有司知依偷牛考掠
服罪坦之以為快來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息夫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
理有自宜附罪宜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
風松尤非特依放蕩不教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苟卿稱莊子蔽
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驚莊軀故玄虛而不
周子特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
而用寡動人由於無志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謹遠以體遠改用返類
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
理懸於義農狗教者末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
知正是維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
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和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

水樂大典卷六千一百三十六

四

倅司敵之貽悔審機帶之所臻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跡
焉使夫教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志利換而競息或功遂事百
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執輪於不遠
語道而夫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然所未究况
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願以求隱理得而情味若
夫莊生者望大反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
其言說論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
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
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典浮雲俱征偽與利藩並肆人以
克已為壯士以無措為通特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
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晉漢陰大
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藏其不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
愚之契何殊問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
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派玄同彼我萬物用之
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夫又領本州大中正簡丈
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踐之帝曰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六

天下懷來之運。卿何所憐。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壽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為溫。竟坦之與謝安共輔。切主選中書。令領丹陽。戶俄使都督徐克。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克。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為。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益隆。昔周成漢昭。蓋以幼平。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益尊。尊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果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疎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疎疑。昔肅祖崩。祖成。康初。冲事無大小。必總整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過先帝綢繆。總並志竭。志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與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亡。遠事。本信。宿必且奉。詳然後。情聽。獲盡。度事。可畢。又天聰。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教。引侍。臣。拘求。謙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六

五

尚誠懼日。吳不倦。况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繁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作。表秦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未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絮執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政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履。及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今地。優游。自居。愈曰：之談。成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審。與康。于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主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啓。跡。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及范。熒。厥。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

則謙公之義固以殊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志
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稱伐而不在於
期當。匪迹在於遠顯而不在於求美。於是謙光之義與於競而俱生。卑挹
之義與於伐而並進。由親舉主於不及。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瘵疾
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積然示人簡矣。二象顯
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
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巖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
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主所捐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
理必有源。教亦有土。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
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謀哉。康子及末。宋並有疑難。坦之據章。備句
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傑
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
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非福皆不虛。惟當勤修
道德。以升濟神。明年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
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楊
正衡音釋。攬。之。爾。耶。寒。丹。二音。費。費。音。尾。網。終。上。直。十。反。下。夫。此。反。

永樂大典卷八百六

六

魏總。上音達。下夫既反。濼。胡刀反。突。蘇叶反。厥。於十反。忱。中休反。文。康葛
公詩。廢莊演論。秋時去。未元仍為習氣。率諷寡勸。多吾不解。遺解全。只。用
三篇。本論云。奇蹟想於三篇。唐孫元晏詩。晉祚安危只此
行。坦之何必苦憂。謝公今定。策區在乎遺。當時事得成。

王禕之

晉書列傳。王禕之字文郡。少知名。尚守陽公。主。虛中書侍
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惟愉。國寶。悅。

王愷

晉書列傳。王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或清。借愷。襲父爵。愉。稍
遷。驍騎司馬。如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

獻替。兄弟貴盛。當將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
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為吳郡內史。愉為江州刺史。都督
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為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兵
守石城。俄而去。等。復為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賊仲。桓。玄。
揚。徐。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盟。于。
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為。尚。書。僕。射。
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龍。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
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于。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晉書列傳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人謝安惡其傾

部不為餘曹即甚怨望國寶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
處遂問毀安為及道子輔政以為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
補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侍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
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
之因尼夫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謀宜見親信帝知之託
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諧毀甯甯由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弟
沈辛國寶自來求解職迎母并奔悅表詔持賜假而盤桓不將進發為御
史中丞褚繁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
言之於帝故得原復據時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譙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
書左丞祖台之操袂大呼以盤酸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為繁所彈
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生見官頃之復職
愈驕莫不遵法度起齋作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詣請於帝而頗
疎道子道子大怒帝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劾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
有寵為王均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今召均將至國寶自知

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六

七

才出均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均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
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琅邪王妃未嫁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
子進從祖弟緒為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感之倚為心腹並為
時之所嫉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
楊尹道子志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石藩恭惡
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
而恭傲至以討國寶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今禱道子命君
王均卑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抉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均胤既至而不
敢害反問計於均均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均傳又問計
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君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
彌時乃勉若東城未拔而上派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
職詣闕待罪既而所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
距諸侯欲去罪國寶乃遣燕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
謝王恭國寶貪縱聚飲不知紀極後房使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
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王忱

晉書列傳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第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生飲推行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甯曰卿風流高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未帶遣之始為賓王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野慕王澄之為人又平少居方伯之位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待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弄業故義常以才推駕物忱每裁柳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轎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置嘗朔日見客仗術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任達不拘末平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宴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條忱乘醉吊之婦父恸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王綏

晉書列傳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過實鄙而無行文偷為放誕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邑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孝子桓玄之為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為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遂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湯造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偷之誅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為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生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厲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業繼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王嶠

晉書列傳王嶠字嗣山祖熙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為揚駁腹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都敬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貴並有條行宜家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奉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碑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為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為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嶠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無人休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如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嶠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殺諸名士以自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六

全生敦大慈欲新橋損謝既以免敦猶街之出為領軍長史敦平復除中
書侍郎兼大著作因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
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橋為丹陽尹橋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
求補廬陵郡乃拜橋廬陵太守以橋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
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
世號騎將軍文臣曰王湛門貴台銘地處膏腴歲末都樸才惟王佐叶宜
尼之遠契鏡通常編連伯陽之幽音舍虛北谷所謂天資不雕合於大朴
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特朝野挹其風源人倫推其表燭雖崇熱懸
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夫德祖塞局夷遠冲於上粹坦之
端宇誕曠遺標金貞騰諷度之良策情靈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
或寄重文昌允釐於采職或任華輪闕室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
榮扶美矣國寶無行無聞坐升彼相泥情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特
種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履錄之憂於其竊勢據權
蹟明王之典典窮奢擬侈假凶豎之餘威編捕唯極陵跨於宸樞驪珍治
質充初於惟房亦猶犬馬股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
獻履孝居忠無愆往烈范古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恭則思業諒通緝遺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六

九

經於已茶注財風颺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雅而言俱為雅士劉幹偽真
標置扶羸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贊曰夷冲純
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度同塵下位雅道肆屈高風不墜將歟後胤世傳清
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屬瞻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蘇其家荀范今
望金聲遠暢劉幹秀士珠挾問起異術同華蕙蕙青史揚正街音釋曠則
張反標即果反峭峭峻也七石反蔡州獲使歷反北此是反旂梁亦反實
則前反錄音通摘音月廢且到
反茶無運反薛音部藏音收

王敦

晉書列傳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
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
人特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夫
擊鼓愷便殿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
容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待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
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賜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
剛忍非今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
不望人亦當為人所望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

統滿治舍人杜延魯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
 侍郎趙王倫篡位教叔父考為兗州刺史倫遣教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
 考被齊王問徵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教勸考起兵應諸王故考遂立勳積
 惠帝反正教遣使行帝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
 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教志以公主將侍婢百餘人配給
 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東單車運洛東海王越自榮陽來朝教謂所親曰
 今威權惠在太傅而選用未請尚書猶以為制教之太傅今至必有謀罰
 俄而越叔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教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
 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橫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
 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平帝復以教為揚州刺史
 加廣武將軍尋遷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
 教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
 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欽作亂荆州刺史周顛退走教遣
 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欽而教進位豫章為諸軍總攝及侃
 破欽教上佩為荆州刺史既而侃為將杜曾所敗教以虔分失所自貶
 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欽也教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永樂大典卷八百六

十

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教始自遷置
 兼魏州郡馬頌之杜欽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教許之陶侃
 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教教以為將遂見寵待南
 原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教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
 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
 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教自貶免侍中并解秩不拜尋加荆州
 牧教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
 虛玄默擬跡成康實誼歎息以為天下創難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
 朝肇建漸恢宏綱往段匹研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
 新明等為國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乘雖功大宜報亦宜
 有以報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聞不遲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
 朝之策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昏文思宗周
 室至有未隨之請粟王謀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
 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無重今日臣以下宜皆
 除之且以塞群小私功之望夷狄無慮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
 士心遂相怨謗指摘朝廷使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

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居恩偏深過公族行路廝賤猶謂不可正稱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誥陛下頓首亦行尋至雖復厭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深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高少慰有微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兢勸夫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做侍中紹蟬又宜并官者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因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問王氏等事甚不平之致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在已未嘗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未敢何嘗不寄言以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矜陽臣微誠蒙並過才分專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敢措措情如灰上天下事大處理實難導雖凡此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熱時昔之顧情好網羅足以屬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雷管絕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春春謂前恩不待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又臨之以政齊之

以權傾者今專內練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聞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喻於導加補其積平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讓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因圍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今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安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于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視惟欲忠於社稷未至導封以還教教復遺秦之初教務自矜屬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關外于位強兵奉從責顯威權莫敢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教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遺蓋款及湘州刺史甘卓遣梁州教款以從事中郎陳頌代車帝不從更以熊王承鎮湘州教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款以感動天子帝愈忌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六

憚之俄加致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兵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教也永昌元年致率衆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偏媚搆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使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借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承賦使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庫今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逆諸將要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派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志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作之始使判王官本以非常之度使豫蒙禁分而更克征使復依舊名善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持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報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歿比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家知機要潛行險惡進人進士高下任心姦狡繁繁未有隗比肆無忌宰任弘恭石顯未足為喻是以避過慎厥庫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之平初濟時之略然自忘驚駭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

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畧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魁悟不夫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待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聞蔽豫奉微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背膽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蒙臣前後所啓奈何素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詣之朝臣介石之機不俟終日今諸軍早還不至虛擾致黨吳與人洗竟起兵應致教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見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教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舍時為元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討不知攻石頭周札少思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署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

永樂大典

卷六八二六

祁何至因百姓如此救收周頤哉若思害之以救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
 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菴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備讓不受遷屯武昌
 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為衛將軍都督河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
 刺史以義陽太守任借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救又自督寧益二州及
 帝崩太寧元年救諷朝廷徵已明帝乃于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
 常應詹并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召入朝不趨劔帳上殿救
 移鎮姑熟帝侍中阮孚齋牛酒犒勞救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
 司徒救自為揚州牧救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人已府將相救收
 悉出其門使舍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別州彬為
 江州遵為徐州舍字處弘山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救貴重故歷顯位救以
 沈寬錢鳳為謀主諸葛璠鄧恢周撫等恒謝難為爪牙寬等並凶險驕恣
 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使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
 體咸知其禍救馬救從弟豫章太守殺日夜切諫救怒陰殺之救無子養
 舍子應及救病甚升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救曰脫其不諱便當
 以後事付應救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
 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

永樂大典卷六八二六

十三

責獻不廢亦中計也。及晉尚存志東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
 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寬定謀須救死後作難救又忌周札殺之
 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再曹公乘維等為元帝腹心救又害之以宿衛尚多
 奏今三書休二。及救病篤詔遣侍中陳郡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
 救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遣舍驃騎大將軍闕
 府儀同三司舍子瑜散騎常侍救以滋陽為丹陽尹欲使視伺朝廷焉至
 其言救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救死於是下詔曰先
 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贊以道其讚故大將軍救參處
 朕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
 五州才倫劉隗立朝不允救抗義致討情希驚奉兵肆犯順猶若乃誠謹
 扶優崇人臣無敢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官省皆速救信誅
 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逃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舍垢忍耻容而不
 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奪丁酷罰楚楚在疚策悼靡寄而救曾
 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條縉甲聚兵盛夏來至繼以天官假
 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愆其狂戾其覺悟故且舍德以觀
 其終而救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素親用斷皆賢任惡錢鳳暨

子身為謀主逞其凶惡誣周忠良周嵩亮直諫言致禍周札周延果世忠
 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教之誅殘傷無辜滅人也
 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恚為疾所嬰昏荒侍逆日以滋
 甚報立先息以自冰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
 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僅錄治上報刺運漕志勢凶醜以聞神器社稷
 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教以頂楚鳳米凶完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鳩建威將軍趙胤武陵三萬十道
 並遣平西將軍遠率兗州刺史選奮武將軍安秀威將軍瑒精銳三萬水
 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慶領軍將軍瑒
 中軍將軍安驍騎將軍艾驍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
 西陽王柔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
 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徽志氣平厚誠經
 邦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我誠素著功臣之貴情義兼常往年從教情
 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諭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
 其餘文武諸為教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肆所職書到
 未敢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教之將士從教擒平惡曠日久或父

永樂大典卷一千八百六

古

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街衢從後朕甚憇之希不悽愴其軍身在
 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
 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教有捨王教姓名而稱大將軍
 者軍法從事教病轉篤不能御泉使錢鳳鄧徽周德等率眾三萬向京師
 舍謂教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身為元帥鳳等問教曰事起之日天
 子云何教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
 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合至江寧司徒導遺書曰近水大
 將軍困為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但之情不能自勝存知錢鳳大嚴欲肆
 奸逆朝士忿憤莫不統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刻選陶瞻蘇峻等深
 懷憂慮不謀同謀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
 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元八命望元獎群賢忠
 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選武昌盡刃藩任卒來告乃承與犬羊俱
 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况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輪耳順位極人臣
 仲王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况之此舉謂可持如大
 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
 然大將軍來也于湖浙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安重安期

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
孺子者否者有耳者皆知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
聖主聰明使治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比而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
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
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
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專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夫
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
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
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人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者來告為兄
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復安家國有福故是
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和反手用之即是導所親六軍石頭萬五
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七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
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宜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忠之大兵一奮
導以為灼但也不合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暉等擊合于越城合軍敗散聞
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無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
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凶作勢而起困之復射鳳等至京師七十

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執謂羊鑿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
位先立朝是百官然後乃營葬事物教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臨之又見
刁協乘輅車導從僕日今左右執之俄而執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
裹尸以席蟻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瑾等但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
衆萬餘人至與合等合充司馬顧譙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執其喉
情離東沮錚推勢挫特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
肆舟楫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稽初至之說
升東南東軍之力十道俱進東寨過倍理必權信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
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殿逃歸于兵合復率衆
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逃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
孟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在行王凌故事
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送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
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
王莽漆頭以觀車董卓然履以照市王凌觀土徐護焚首前朝誅揚跋等
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降之哭棄澤
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私詔許之

於是教家收募馬舍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
黨悉平教眉目珠明性簡脫有鑿我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
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
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教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
言如擊鼓因係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
崇以奢蒙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
兩者皆易新衣而出容多羞脫衣而教脫故者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
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教曰此甚易耳乃開
後閣驅諸婢各數十人並放之特人歎異焉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籠
德猶潛雖當壁厠預定於其北堂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
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初成
王度先依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
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過而肆驕陵雲際起日月劉禍難成於後沈與晉
陽之甲懸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行擊又於檀竊圖命授害忠良遂欲篡盜
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枉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
算殄彼凶徒克圖鴻圖載清天步者矣揚正衡音義殿馬。又碑音低玷

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六

十六

部念及關音本及陳頌不選及幣他州及經臣解及犒音到及剽掠上臣
笑及下石讓及驚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破車也五美
分抱音停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